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七

日講起居注官 齊閣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

漢碑脩考五種

漢故沛相楊君之碑 此八字篆額今所見拓本與

洪氏隸釋同

詔 此字在名行呂脩外句下按隸釋是紹字此誤
言旁

復為 此二字在委而下按隸釋舊本云委而復為
至明朝翻刻本訛作復為今所見拓本乃沿翻板
隸釋之訛

禾出師元 按隸釋作王師出征此誤作出師

晞 此字在嚴霜句上按顧氏隸辨作晞云說文晞

望也海岱之間謂眇曰晞字原誤釋作晞愚按字

原作晞未嘗作晞顧氏糾之誤也隸釋明朝翻刻

本作晞今汪氏據舊本重刻作晞疑皆有誤似當

仍以字原為正

僚 此百僚字隸釋作遼洪氏跋云此碑以百寮作

百遼婁氏字原亦特舉楊統碑遼字云遼與寮同

惟翻刻隸釋板本乃作僚今此拓本依翻刻本也

萬 此字在民瑕爾之上洪氏所闕

舌 銘內言忠言力言即克字也上下二字皆同惟

翻刻隸釋上一字訛舌今拓本又訛作舌

份 銘內休士充庭洪氏婁氏皆作休惟翻刻隸釋

訛作份今此拓本沿誤

以上七條皆其最易見者又如臣換雖政茂慕變

脩廟策吏俟辜佻求癸條勃鴻懿鑠靡暮稜冥爭

載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錄不合然洪本著錄全

文或尚有板本謄寫之難知而婁氏之書摘字臨

仿必無大誤愚嘗以宋鋟字原舊本校之是碑內

如苗璠詘翻障直迪騎副當畏猛月戴贖東等字

凡涉於口田等字者其左邊首畫皆上屈向內大
約如夏承碑口字之法字原所載夏承碑皓字可
證也愚見夏承碑真賞齋華氏所藏宋本其皓字
恰在中間關此卅字之內無憑考据然以它
字證之大而率不相遠今見此拓本皆無一字相合

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 按隸釋云漢故繁陽令楊
君之碑銘隸續亦云篆額二行足證其為十字無
疑也今此拓本乃篆額九字脫去一銘字

場 此字在爰集之下舊本隸釋作場惟明朝翻刻
本作場今拓本沿訛

敲 投敲句隸釋本作敲翻刻作敲今拓本沿訛

禱

鏹 此二字隸釋本作禱鏹與婁氏字原同今拓本
並沿翻板之訛

茂 銘內委茂成勳茂字原本並不如此明刻隸釋
訛作茂今拓本又訛作茂

以上六條其易見者又如類服歸闈吏攀轅輪振
復靈御永迺垂神赴援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錄
不合又隸字與洪氏急就章不合

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 此篆額與隸釋合愚按此
額九字蓋分三行也若繁陽令碑額既云二行則

十字無疑矣隸續高陽令碑亦云篆額二行愚有
舊校本則作三行當以三行為是顧南原隸辨載
高陽令碑額亦云三行也

賢上微辨似是親字

丁川 此似是二字在司徒舉三字下之穿間

建寧元 此三字尚可辨在年字上洪氏所闕也

六 此字似六又似七在月字上

羅舊 此二字銘內文字之上洪云闕

是碑拓本字獨大內多此數字建寧元三字洪氏

所未著者

洪云石損
凶其年

然婁氏字原云以長歷推之

必是建寧元年顧南原云按碑遭從兄沛相憂去
官即繼之以上天不惠不我憇遺之語蓋與沛相
先後卒沛相以建寧元年三月卒著之卒必在建
寧元年十月也據此則洪婁所見闕處皆同而此
拓本何由而增多建寧元三字乎似是據諸家著
錄之文增入者矣又此拓本月上一字似六似七
考通鑑目錄是年十月二十八日正是壬寅非六
月七月也

此字在縉紳字下據隸釋是惟字此拓本訛催
以上一字最誤其餘如寫遷詔留為愛基暇禱紳

勳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錄不合又異字與洪氏
急就章不合也

漢故太尉楊公神道之碑 歐洪皆作漢故太尉楊
公神道碑銘今此拓本作之碑訛

郡 群英雲集隸釋作群此拓作郡訛

抬 此字隸釋作競以禮抬今此拓作抬訛

除襄成令 此句歐洪皆作除襄城令此拓作成訛

照 乾監孔昭隸釋作昭此因隸釋而琢去下四點

以上四條皆其易見者餘如祗履萊寤皆奚冥等
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錄不合至於陳字洪氏急就

草作陳一本又作陳此拓乃皆不與之合也入碑
中易世不替替字据字原及宋本隸韻竝作替今
所見拓本乃作替此亦其偽作之一證

右闕鄉楊氏四碑文皆具於隸釋而石已久矣丁
酉秋錢唐黃小松得太尉高陽令二碑拓本屬予
爲作歌其秋復於王蘭泉齋中得見四碑全本爲
之狂喜復題以長句與朱竹君孔荏谷往復嗟賞
因鈎摹其本爲四冊并冊尾丹徒蔡松原嘉山陰
潘陋夫寧諸手跋皆編錄之其明年宋芝山復持
來王虛舟手帖一卷則虞闕鄉楊氏四碑跋稿也

跋言所得四碑即歐陽集古原搨本就四碑合計
之凡較洪氏多出六字高陽令碑建寧元羅
舊五字沛相碑萬字則是
四碑之本當屬軋道淳熙以前所拓矣必其偶一
流傳人世推為希有之珍也而何以虛舟得其四
小松又得其二蘭泉又得其四若是其屢見之易
也虛舟此跋雖確是旨迹然遍檢竹雲虛舟諸題
跋則皆無之豈非後來亦自疑而不存其稿耶然
四碑隸書實極精妙謂之漢人書蹟亦當無媿潘
蔡二君跋遂謂太尉碑當在禮器之上而高陽令
碑與孔宙相埒不得目為過也年來頗聞門人江
秋史云夙聞楊氏四碑若有可疑者今錄兩漢金
石至此四碑始為備細校核乃四碑各有罅漏不
符之實迹不特未見原碑并且未見隸釋原本乃
僅据依明朝翻本之隸釋為之者其最謬者是太
尉繁陽二碑之額及沛相碑百遼訛僚又退焉二
字訛作復為此皆萬無可置辨者故不得不明著
其偽或當是褚千峯所為耳

郭林宗碑

不知原碑額文云何今愚所見姜刻本
篆額六字云有道郭先生碑恐未足据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

季之穆有彌叔者寡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淫淫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段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璠周流華夏適集帝學收文武之將隊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嚮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段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壺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厓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蝟亨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于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淵靈受之自天崇壯幽後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筆乃尋厥根宮籒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權乎其操洋洋搢紳

言觀其高渾茂必正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委辭名貢保此清妙降丰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
摘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天下碑錄云漢郭林宗碑在汾州介休縣墓側水
經注云介休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
宋冲以有道司徒徵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太尉
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
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
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
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

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
友服心喪其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
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文故蔡伯喈謂盧
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懸容唯
郭有道無愧於色矣按此碑久已不存歐趙洪婁
皆不著于錄今日所傳拓者凡有二本乃近人傳
青主鄭谷口所重書字跡醜惡不足云矣愚所錄
此本是乾隆七年如臯姜任脩摹本任脩字自耘
號退耕後有自識云予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又
摹北海孫氏所藏石經殘碑得中郎筆法以吳炳

補桐柏碑之例重補此碑或比近人傅山鄭簠杜
撰者差勝云愚按是本以亨為享以適為隨以殷
為隱則皆見於劉熊碑者也以牆為牆則見於石
經論語者也又以權為確以得後為栖遲則皆見
於婁壽碑者也劉熊碑世或傳為蔡書亨適殷三
字洪氏亦嘗以假借釋之至婁壽碑則未有目為
蔡書者石經論語雖屬蔡書然牆權諸字則洪氏
未嘗以假借釋之借非原石如此何以能閤合乎
又或疑姜從隸辨摹入然若使從隸辨摹補亦焉
能免參差集綴天吳袒裼之痕而予曾見姜君所

摹袁逢曹全諸碑手意莽鹵斷不能脫空摹擬而
勻潔若此惟其不能自運是以筆蹤弱劣不稱漢
碑骨格而要之典型具在非傅鄭二刻比也且其
通體筆意與寒山趙氏所摹婁壽碑相似則其出
自寒山諒非誑語矣

此本內以璋為緯顧南原隸辨之書不著于錄即
此一條亦見姜氏此本非從隸辨來也

此本及傅鄭二本竝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
正月乙亥卒蔡中郎集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
二年正月乙亥卒水經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

四年正月丁亥卒三處互異後漢書本傳云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慟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考陳蕃竇武之歿在靈帝建寧元年九月史不悞也然則林宗當生于順帝永建三年戊辰至建寧二年四十二也惟是是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癸酉朔乙亥丁亥二日則正月皆無之若依水經作四年則其正月廿六日是丁亥然於史又不合是則所當闕疑者亦不得因有水經作四年而遽謂此本誤也此碑未見真拓本原不當錄惟以舉世皆見傳鄭

二本而姜氏摹本似有依据蓋寒山趙氏之本必非無自是以錄此且洪氏既未載其文尤當列其文於此與蔡集可資考訂焉非比楊氏四碑既載於供釋者可以不錄全文也

傅青主書此碑後有跋云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見而今乃有藏此碑者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陋甚不知青螺公所嘗識以爲漢碑者又何本也按此所謂青螺者郭子章也子章重刻郭林宗碑跋云介休王尹正已訪於汾故家得舊碑示余予近過許昌摹魏受禪文

三石齋集卷之二十一
叅之斯碑字體畫一其出蔡手無疑王乃命工鑄
之貞珉据此云字體與受禪相類則是方整一種
者矣此亦足證姜氏所摹之非無據也



